

為利濟故有四混歸妙體唯一其非正觀
無以修證

大道論

二篇同卷

心目論

三論元旨

去十

心目論

人之所生者神所託者形方寸之中實曰靈
府靜則神生而形和躁則神勞而形覺深根
寧極可以修其性情哉然動神者心亂心者
目失真難本莫甚於茲故假心目而發論庶
幾於遺滯清神而已且曰心希無為而目亂
之乃讓目曰子欲忘情而隱逸率性而希矣
偃乎太和之宇行乎四達之達出乎生死之
域入乎神明之極乘混沌以遐逝與汗漫而
無際何為吾方止若且視吾方清若且管覽
萬象以汨予之正悅美色以淪予之精底我
邈邈於無見熙熙於流眄搖蕩於春臺悲涼
於秋甸凝燕壤以情味望吳門而髮變瞻楚
國以永懷俯齊郊而泣戀醫庶念之為感皆
寸眸之所眩雖身耽美飾口欲厚味耳歡好

音鼻悅芳氣動予之甚皆爾之謂故為我之
尤職爾之由非爾之對而誰之仇乎目乃忿
然而應之曰子不聞一人御城九有承式理
由上正亂非下忒故堯俗可封桀衆可殛彼
珠方而異類猶咸順乎帝則統形之主心為
靈府逆則予捨順則予取嘉祥以之招悔吝
以之聚故君人者制理於未亂存道者克念
於未散安有四海分崩而後伐叛五情播越
而能貞觀者乎曷不息爾之機全爾之微而
乃辨之以物我照之以是非欣其榮感其辱
暢於有餘悲於不足風舉雲逝星奔電發紛
論鼓舞以激所欲既汨其真而混其神幸天
心而悖天君焉得不溺於造物之景迷於自
然之津哉故俾予子役應爾之適既嬰斯垢
反以我為咎嗟乎嗟乎何弊之有心乃默然
久焉復謂目曰顧予與爾誰明其旨何隱見
之隔而玄同若此既庶物之為患今將擇其
所履相與超塵煩之疆陔清寂之鄉養願杰
吸晨光咀瑤華漱瓊漿斯將期靈化於羽翼
出雲霞而翔翔上昇三清下絕八荒託松喬

以結友借天地以為常何毀譽之能及何取舍之足忘諒子圖之若茲其告爾以否臧曰近之矣猶未為至若然者所謂欲靜而躁隨辭埃而滓襲聞乎反本之用方邈然而獨立夫希夷之體也卷之無內舒之無外家廓無涯杳冥無對獨捐茲而取彼故得小而遺大忘息陰以滅影亦何逃於利害伊虛室之生白方道德之所載絕人謀於未兆乃天理之自會故玄元挫銳以觀妙又宣廢心而用形軒帝得之於罔象廣成契之於杳冥頽回坐忘以大通莊生相天而能精歷乘聖以稽德非智謀之是營蓋水息爛而膜徹塵不止而鑒明未道世以高舉亦方寸之所寧故能泊然而常處感通而斯出不光而曜不祕而窈冥始終而誰異與萬物其為一因而靡得是以罔失誠踵武於坦途可常保於元吉若棄中而務表乃微往而不窒其故何哉水積而龍蟠林豐而獸居神栖於空洞道集於玄虛苟不剝其所有焉得契其所无非夫忘形靜寂寂淨鏡滌玄關自朗幽鍵已闢曷可度

於無累焉不然安得駕八景升九霄觀金闕之煌煌步紫庭之窈窈同浩劫之罔極以萬春為一朝乎心於是釋然於衆慮凝澹於猶豫澄之而徐清用之而不遽致謝於目曰幸我以善道弘我以至言覺我以大夢啓我以重玄昇我以真階納我以妙門縱我以廣漠之野遊我於無窮之源既匪群而匪獨亦異靜而異誼協至樂之恒適抱真精而永存遺之而無遺深之而又深通乎造化之祖達乎乾坤之心使我空欲視於目盲之外塞將見於玄黃之林觀有而如見空寂聞韶而若聽谷音與自然而作侶將無欲以為朋免驅馳於帝主保後天之所能室欲於未兆解紛於未擾忘天壤之為大忽秋毫之為小處寂寞而聞和潛混溟而見曉應物於循環含光而閉關飄風震海雷霆破山滔天焚澤而我自閑彼行止與語默曾何庸思於其間哉

心目論

三論元旨序
夫一悟所通乃无幽而不照一迷所執亦无往而不愚是知附贅懸疣則形之病焉妄想煩惱則心之病焉形病除而形骸泰矣心病泯而正性明矣除形病者必假於良醫泯心病者必資於妙教自然之理猶乎鑪錘而成生也有涯須運庖丁之力藥明師而作範稟範隨樞憑至典而為筌忘筌觀與市塵黑暗則喪本而乖真靈府清虛亦神全而氣妙神全乃長生之本氣妙為不死之源同乎大通莫不因修而達矣予久依山水遠託幽棲以不替之心契无為之性恬乎林野玄意常盈聊舉一隅以為三論雖文純若鄙而理也可憑庶學者无疑修之有證死生大患孰不傷哉善勸將來共觀其妙爾